

考古新成果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杨林旭

谓“全新”青铜器形制、纹饰和制作工艺,实际是先周时期周人独立发展的青铜文化的延续。周式青铜器的广泛传播,也见证了殷周族群协和发展的“第二春”。

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聚落考古、类型学分析等理论视角的切入,清晰展示了先民在社会组织与制度设计方面的创新能力。

张弛从“谁规划营建了凌家滩”的追问出发,循着聚落格局、祭坛墓葬分布等多方材料,一步步揭示了5500多年前凌家滩先民惊人的城市规划意识和超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能力。

夏商周三代是青铜器登上历史主舞台的时代。张昌平对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形态、组合与铸造工艺的分析,厘清了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的阶段性特征。虽然这一时期青铜器生产的规模有限,但“以器载礼”的观念已经形成,这也是推动中原王朝崛起的重要因素。而将高超技艺、审美趣味与政治权力有机融合的礼仪制度,正是中华民族创造力的突出体现。

揭示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文明进程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的共同信念。本次发布的研究通过长时段分析、体质人类学分析等方法,深入揭示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

在《何为中原——新石器至青铜时代中原文化区的新认识》一文中,戴向明审视黄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长期发展后指出,中原并非天生就是中心,而是长期文化激荡后凝聚而成的文明质心。更为关键的是,中原地区也提供了多元文化向统一中华认同转变的土壤。

族群融合为统一性做了又一注解。东周时期,中原农耕人群北进,与南下的北方游牧族群齐聚于今内蒙古中南部,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人群迁徙、互动、交流并融合的历史进程,最终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中。斯人已逝,但他们的颅面特征化为一一条条精确的量化数据,为张旭提供了复原那段历史的证据。农牧交错带不是文明断裂的边陲,而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

如果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孕育于史前时期,秦汉国家则确立了政治与疆域上的“大一统”。

作为秦人经略西部边疆的见证,秦“采药昆仑”石刻(杂日塘秦刻石)的公布一度引起学界广泛争论。理不辩不明,全涛结合严谨的文字识读与地望考证,确认其是现存于原址的唯一一处秦代刻石。这一成果表明,早在2000多年前,大一统王朝国家就已将其意志贯彻到了高原之巅、黄河之源。

中华文明从不固步自封,不断在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汲取力量。通过资源网络分析与科技检测,考古学重塑了曾经跨越山河的和平交流之网。

黎海超关于三星堆的研究显示,三星堆文明的突发性崛起,建立在其与中原商王朝、长江中下游等地以及中亚与西亚发达的互动网络之上,但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这种基于资源互补、技术互鉴的远距离交流网络,是中国各区域间交往的重要形式,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与协和万邦的和平底色。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出土的唐代扎染染色织物(斑布),在刘大伟团队的多重分析下揭开了扑朔迷离的身世:织物的主要原料来源于西南地区,生产则在东南和西南各地,经“认土做贡”制度被运至都城长安后,又以赏赐或贸易的形式流转至包括都兰在内的藩国、邻邦。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都兰纺织品的研究有力挑战了扎染染色织物“印度起源论”,更彰显了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在和平的商贸往来中慷慨待人的气质。

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应坚守田野发掘与研究阐释并重,推动传统考古学与自然科学、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以中华大地上持续出土的丰富材料为基础,更多研究成果将为增强文化自信、赓续中华文脉、讲好中国故事贡献考古学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图片自上而下分别为河南南阳黄山遗址出土的玉琮,山西西吴堡遗址墓葬出土的铜、陶礼器,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版。资料图片



上新了

马年新春,中国考古博物馆二层公区“上新了”。新展出的28件陶俑,包含5个类型——驮马、鼓乐骑俑、仗仗骑俑、甲冑骑俑、甲骑具装俑,向公众揭开北齐帝陵的神秘面纱。

在河北磁县县城南部、太行山东麓,漳河和滏阳河之间密集分布着大大小小数百座坟丘,经科学考古证实是东魏北齐时期的皇家陵墓区。湾漳壁画墓是墓群中唯一经发掘确认的帝陵级墓葬,是300多座北朝墓葬中璀璨的明星。由于规模巨大,发掘工作从1987年持续到1989年。

历史上,在北齐奠基人高欢的带领下,他的家族和部众从敕勒川辗转回到中原腹地。湾漳壁画墓中出土了6件大型鞍马、14件小马和4件驮马,其中驮马主要作为畜力使用,小马应是未成年马驹或备用之马的体现。

已知中国境内家马的出现,大约晚至距今4000年的黄河上游地区,例如属于齐家文化的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玉门火烧沟遗址等。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家马,则更晚至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

考古学家袁靖认为:“先秦时期,马主要有三大用途:一是作为彰显地位的随葬品和祭祀品;二是作为挽车畜力,用于拉车、车战或驮物;三是用于骑乘,主要应用于战场。”春秋战国时期,孙阳(伯乐)擅长相马,马王堆汉墓出土有帛书《相马经》。从西汉景帝时期开始,逐渐出现“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景象,马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东魏郟城时期,贾思勰编著的《齐民要术》中不仅保存了部分《相马经》,还发展出相马五脏法,对于马的饲养及医治记载得丰富详实。

从公元前600年左右起,欧亚大草原上的人们开始掌握骑术。到公元前400年左右,与农耕民族交界的北方游牧部落将骑马与射箭相结合,形成了一支马背上的强大军事力量。骑兵出现后,农耕民族与游牧部落之间的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日益兴盛。无论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还是秦汉长城的修筑,都与来自欧亚草原的骑兵密切相关。骑兵尤其是重装骑兵的出现革新了战争形态。文献记载的“甲骑具装”,为将士和马匹都披上厚重铠甲,如同坦克一般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湾漳壁画墓出土的甲骑具装俑(见下图)便是这一兵种的真实写照。近年来,在郟城正南门朱明门外的护城河中,意外发现了一具保存相对完好的“甲骑具装”铁铠实物。当时能够编入军队的这类兵种数量或许还相对有限,也存在一些马身未披铠甲的骑兵。

湾漳壁画墓不仅出土了考古所见规模最大的墓葬壁画,也是秦汉以后出土陶俑数量最多的墓葬。墓道壁画绘制的106个出行人物和墓室中出土的1805件陶俑,构成了北齐开国皇帝文宣帝高洋的“大驾卤簿”。这些陶俑中,骑俑多达200余件,以骑俑为主,均为身披铠甲的武士形象,甲骑具装俑更是多达90件。这些骑俑所对应的或许就是文献中记载的虎贲。此外,骑俑还包括头戴平巾幘的仪卫骑俑和鼓乐骑俑各30余件。鼓吹乐自汉代从西域传入中原后,便逐渐成为军中乐队及身份的标志。骑在高头大马上仪卫和鼓吹军乐,在步行将士、文吏们的簇拥下,共同组成了庞大的送葬队伍,一同护送高洋的灵柩进入幽深的墓室。

两汉至北朝近800年的风云变幻,在东魏北齐时代的郟城画上了一个句号,最终奠定了隋唐盛世的文化基因。(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湾漳壁画墓出土的甲骑具装俑(见下图)便是这一兵种的真实写照。

金戈铁马 驰骋东西

沈丽华

策马太平年

尹晓宇

古晋河畔,南京高淳“东坝大马灯”的表演好不热闹。7个娃娃身骑“竹马”,扮上花脸,衣着戏袍;绿衣是关羽,黑脸的是张飞,骑白马的是赵云……7匹“竹马”之下,各有两名成年人默契配合,前一人戴道具扮马头,后一人屈身扮蹄马身,演绎战马的静立与奔腾。令旗所指,摆出三角阵、四角阵、梅花阵……

东坝大马灯起源于唐代,灵感源于汉代“骆驼载乐”的表演形式。到了明代,已是商贸重镇的东坝庙会繁盛,但春节期间大型娱乐活动匮乏,当地结合水乡多船少马的特点,以竹为骨、绒为皮,饰以马鞍缰绳、铜铃等,创制出可由两人共驭的巨型竹马。演出时,随着乐器伴奏,马队交替布阵,扮演刘备、关羽、张飞等三国人物的演员跃马出征,逐渐形成“七马出征”的固定阵型,成为“江南一绝”。2008年,东坝大马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春节,东坝汤家村的马灯表演队最为忙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汤春山,是村里第五代大马灯传承人,近40年来一直致力于传承弘扬这一民间艺术。“马灯是乡亲共同保护好的文化遗产。马灯的传承,少了谁都不行。”他一边为娃娃扮相儿,一边讲解。东坝大马灯表演讲究人马合一。每匹竹马由前马首与后马身共同驾驭,前者戴竹编马头面具,后者屈身紧抓前者腰带,通过“左步起、右步跟”的步伐模拟真马动态,行内有着“演马人要先观真马三日,记其鬃毛颤动频率,再练马步百日,方能人马合一”的说法。

上世纪90年代,表演队第一次走出东坝,在南京市参加春节金陵民间文化庙会,一炮而红。又在沈阳、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参加表演。说起去年10月,大马灯登上“苏超”南京奥体中心的比赛中场,汤春山打开话匣子:“大场面见多,就是得走出去!”

东坝大马灯不仅是各种舞台上的表演,更是寻常生活。如今每周五,东坝中心小学操场上总是热闹非凡,孩子们两两一组披上道具,马背上不坐人,却也能把战马演得逼真神气,这份传承让汤春山欣慰。学校“大马灯社团”每年招收四年级小学生,他和退休教师陈洪斌一起讲课,已经带了“三班”。在学校支持下,竹马被重新制,也有了适合儿童的“迷你马灯”课程和道具。为方便远游演出,完整表演队需要的156人规格被精简到40多人。东坝街道还建立了大马灯陈列馆、民俗文化馆,大马灯还走进了高淳博物馆和初中大思政课堂……

“既要扎根生活,也要走出去,这样民俗一定能活起来、火起来。”汤春山说。



本版邮箱: ysbj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任姗姗
版式设计: 蔡华伟

博古知今

感悟春节的非遗意义

萧放

自2024年12月“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春节从中国人世代传承的传统节日,跃升为人类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丙午马年,在非遗这一当代文化概念的支持下,春节这一古老节日引发全社会对融入我们日常的节庆民俗的极大热情。

从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组织“非遗贺新春·寻味中国年”推荐各地非遗好物、非遗旅游线路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推出“过年”主题展,从古代纪年法、马年丰富意象到食为天祭祀文化阐释春节的内涵,春节非遗的传承传播如星火如燎。各地与春节相关的非遗项目也得到集中展示,人们的文化自信感与保护

传承责任明显提升。春节消费市场也前所未有地得以拓展。如四川阆中市依托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参与创制《太初历》确立正月初一为岁首的历史渊源,打造春节文化之乡,推出春节文化寻源之旅。在阆中,春节系列活动从腊八开始,一口气持续到元宵,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到这里感受热闹红火的年味。广州行花街、潮州英歌舞等春节习俗和活动破圈传播,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年轻人行走在充满烟火气的街巷村落,围观充满创意的花车巡游,记录打铁花的壮观,直播侗族大歌的高级音乐感,将传统的苏绣穿在身上……每个人既看风景,也成为春节流动风景中的生动元素。

从定西“土山”到江津石佛寺

王世倅

我的青少年时代在黄土高原腹地甘肃省定西市安乐村度过。每逢暑假,我和哥哥总会在外婆家住几天。外婆家不远处那片被庄稼层层环绕的黄土山,是我最熟悉的风景。我们经常踩着田埂间没膝的狗尾草与蒲公英,深一脚浅一脚地攀爬。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片承载童年欢声笑语的“土山”,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新发现的北宋故城遗址——张川城遗址。这15到20厘米厚、层层叠叠的夯土层里,竟藏着古人筑城戍边的智慧。那些与庄稼共生的黑釉、褐釉陶瓷片,曾是北宋先民碗碟中的烟火生活,沉淀着上千年的光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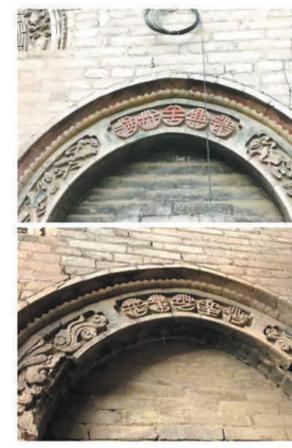
2024年,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队的队员们背着帆布包、拿着专业测绘仪器,踏遍陇中沟壑。他们在我们村找到这片被时光遗忘的黄土城垣,实地调查、拍照、测绘、数据采集,以“张川城遗址”文物的身份进行了认定。普查队员还查阅了大量史料,一步步揭开故城的过往——它曾是交通要道上的军事重镇,东连会宁西宁城,西接安定安西城,是安定区“四普”中极具价值的新发现城址类文物。

我离开家乡到外地来求学、工作,直到2025年夏天再次回去。当我循着童

年足迹走向这座刚刚有了新身份的故城时,情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登上城墙,阳光穿过云层,给千年的夯土镀上金边,城墙形制依旧完整,却因普查队员的发现与守护多了一些珍视的温润。夯土层上深浅不一的沟壑,既是岁月侵蚀的痕迹,也是文脉延续的印记。

定西的张川城遗址,是我在少年时期美好的相遇。四川泸州的玉蟾山石窟,则是我踏上文物保护的起点。2009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我作为四川泸州市普查队的一员,在这里完成了第一处文物实地调查。2024年5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开启,我作为重庆江津实地调查队长,与普查队员来到了长江北岸的石佛寺,我们在前期考古发掘的基础上,按照摩崖造像区、建筑基址区等五大区域的布局,丈量巨石、数据采集、照相记录,探寻实地调查全流程的工作方法,为江津9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实地调查做准备。这种山水与建筑共生的格局,我在国内的新江津人深感自豪。

从定西张川城的黄土城垣到重庆江津的石佛寺,“我家门口有文物”这句话里有不同的风景,却藏着相同的守护与传承。



图为曹家大院西院窗楣砖刻篆字诗句。

王鸿飞供图

太行深处有个曹家大院

王鸿飞

骑行在山野间,空气好,风景好,还能在不经意间遇见古村落、古民居。那些或百上千年的遗存,阅尽了人间变迁,仿佛静静等待新朋故友的探访。

有一次我们骑行在太行山南麓深处,停下歇息时,走进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北社镇西社村,才发现这里有许多建筑精美的清末民初的大院子。听当地居民说,曹家大院是晋商分支商文化的杰出代表,建筑风格中西合璧,最值得一看。

曹家大院的第一代主人叫曹致远。他清末在京城谋生,后来自创商号“公利和鼻烟庄”,在家乡建有票号和商号,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曹致远育有三子,1929年开建这座曹家大院。现存大院依稀留有原规模,一排七孔外挂青砖窑洞,三院独分,又有倚门相连,占地上千平方米。

保存最为完好的是东院。最出彩的是它的门楼,西方哥特式门顶和中国的传统砖雕结合,使其芳华难掩。门匾上书“平为福”,两侧影壁砖雕富贵牡丹花开。院内主宅正房是2层砖窑窑

洞,门楣高处挂有“自省堂”阴刻石匾。西厢房主门留有石刻对联一副:“文成蕉叶书犹绿,吟到梅花句亦香”。东厢房主门留有石刻对联一副:“水色凝蓝辉宇栋,山光摇翠上楼台”。

中院门楼也是哥特式尖顶方柱,门楣阴刻石匾“福寿康”,两边影壁是精美的青砖浮雕五福绕寿图案。西院主房正门圆拱上方镶嵌“慎修身”门匾,两侧分别有“树德”“务本”阳刻砖雕门匾。窗楣是圆拱砖砌,并分别雕以篆字诗句:“遣兴千杯酒”“消闲万卷书”“雅室枝叶茂”“春风桃李香”。

置身雅座院落,可以感受到主人的雅趣情怀和志高德远,以及对家族延绵的期望。一砖一瓦,彰显主人自律务实、修身养性的儒商风尚;一雕一琢,蕴藏着建筑匠人精湛深厚的工艺传承。

时光荏苒,曹家大院如浩瀚晋商历史中的小花,隽永含蓄,给我们留下无限遐想。我们骑行路过这里,总会停下来歇歇脚,细细打量这个并不普通的大院子。这处院落已经登记为文保单位,但愿有更多人见识到它的美。